

冰雪故乡的歌吟者

方向明

北京冬奥会的冰雪，让我想起了冰雪运动的故乡苏格兰，那片土地上生长的诗人罗伯特·彭斯。虽然彭斯去世两个多世纪了，但是苏格兰人民一直以各种方式怀念他们的诗人。

苏格兰处于高纬度、高海拔地区，那里的人们热衷于冰雪运动。作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冰壶，就起源于14世纪的苏格兰。之后，随着苏格兰移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迁徙和扩散，冰壶运动逐步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流传开来。冰壶运动在1924年法国夏慕尼第一届冬奥会上即成为表演项目，1998年第十八届长野冬奥会上正式成为比赛项目。

在罗伯特·彭斯的诗中，多处写到了冰壶意象。1786年，彭斯写下诗作《塔姆·参孙的挽歌》。这首诗是献给一位名叫塔姆·参孙的泥瓦匠的，他是一位冰雪运动好手。彭斯曾与参孙一同外出打猎，参孙向诗人表达过自己想百年之后葬在脚下这片原野的愿望。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彭斯还是写下悼文刻于参孙的墓碑，同时向他献上了这首挽歌。在诗的第四和第五节中，诗人描写了冬季的到来：“冬天将自己用斗篷包裹，如磐石般将池沼束缚。”冬日里，池沼在低温中冻成了冰湖，如磐石般坚硬。正是在这片冰面上，“一大群玩冰壶的人开怀大笑”。而在下一节中，诗人回忆起参孙与冰壶运动的过往：参孙是一位投掷冰壶的好手，他的“拱卫”“投掷”和“穿插”实力俱佳——这三个动作都是冰壶运动的常见动作。在参孙的手下，那一颗颗砾石，犹如国王麾下的战车气势逼人，在冰壶场上发出阵阵“轰鸣”。令人惋惜的是，“但如今”，他正在“死神边缘上慢慢移动”。在最后这一句中，诗人借用冰壶比赛中的术语“边界”来形容参孙如同一颗已经出界的“砾石”。诗人将对故人的回忆与冰壶运动的意象融于一体，表达了对友

元旦前夕，工会举办迎春长跑活动，定点宁波市最大的生态体育公园。这个公园坐落于奉化江畔，南靠鄞县大道，北接滨江公园，与长丰洛克体育公园、高教园区鄞州体育馆形成鄞西城区15分钟运动圈。组织者决定，本次迎新长跑比赛，选手成绩以咕咚显示的数据为准。

打开手机，找到应用市场下载咕咚软件。体育教师帮助我们先做跑步前的准备工作。前后压腿，双手交叉接触脚背，高抬腿，大跳开合……同事琴、莉都报了5000米，我头脑一热，也报了5000米。选择跑步键，按下户外健身模式，点“开始”，我就开跑了。

脚踩着橡皮红颜色的塑胶跑道，触点不断通过鞋底回弹，我的步履有跳跃式的轻松，这是在室内跑步机上不曾感受过的。奉化江畔的寒风一缕缕吹来，仿佛我的五脏六腑就是为了迎接这样的清新。不知不觉间，咕咚提醒我已经跑了1000米，用时6分多一点。前面的琴脱下了秋羽绒，随手把它系在腰上，看起来很轻松。我很想跑得快一点，可脚已经不听使唤了。琴一

傍晚，坐公交车回单位，途经镇中心幼儿园站时，看到上车的一对对，全是一长一幼。幼的是上幼儿园的孩子，长的是接放学孩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一对对，好多是乘了十余站后才下车。据我所知，入读中心幼儿园是要摇号，这些家长育儿心切，不计远近，都想把自己孩子送进最棒的幼儿园。

经新港小学站，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校门内，学生正在排队，头戴小黄帽，身穿藏青色校服；校门外两侧，簇拥着男男女女；街道内侧遍停车辆，有电动自行车，有小轿车……

忽地，我脑海里尘封已久的“动生”情景，浮现了出来。“动生”一词，对90后、00后来说，是陌生的，新华字典中，也没有释义条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师上门“动生”，却是司空见惯。

象山话中，“动生”即动员适龄儿童入学的简称。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仍比较贫穷，文化上更是落后。尽管政府重视文化教育，但百姓缺乏育人意识，特别是农民家庭，只要温饱对子女入学并不

人的思念和感伤。

在同年创作的另一首《想象》中，彭斯再次描绘了苏格兰民众开展冰壶运动的生动场景，他写道：“太阳结束了冬日，玩冰壶的人停止了他们轰鸣的游戏。”“轰鸣的游戏”正是指冰壶运动。

彭斯出生于1759年，卒于1796年，只活了37个年头。诚如翻译家袁可嘉先生所说，“罗伯特·彭斯像一颗慧星，扫过18世纪后期苏格兰的高空”。彭斯也是袁可嘉翻译、介绍最多的两位外国诗人之一（另一位是爱尔兰诗人叶芝）。1959年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那年正是彭斯200周年诞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袁可嘉先生的《彭斯诗钞》，连同他撰写的论文《彭斯与民间歌谣》，向这位苏格兰伟大诗人献上了一份礼物。《彭斯诗钞》1981年经修订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1986年又扩充为100首重印，累计印数达22000册。说到《彭斯诗钞》的翻译，还有一段插曲。1958年10月，袁可嘉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事，被派往河北建屏小米峪村接受劳动锻炼，有十个月时间，他住在一位姓张的老农民家里。当时正赶上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劳动强度大，生活又艰苦。袁可嘉是第一次下到北方农村，痛感中国农村之落后和贫苦，对国情开始有点切实的理解了，对农民的憨厚老实也有了切身体会。袁可嘉说，“那年冬天，农活不多，夜间无事，就捡起牛津版《彭斯诗选》来，觉得诗中的情调和眼前的环境很吻合，因此就译出了70余首，编成《彭斯诗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正赶上1959年彭斯2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袁可嘉是位内敛的诗人，对于彭斯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1986年，袁可嘉终于有了一次走进彭斯故乡的机会。他不无激动地写道：“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彭斯

的家乡了，苏格兰人称这一带为彭斯乡（Burns Country），可见彭斯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有点像孔子在曲阜一带的情景，所到处，无不有纪念诗人的碑铭、塑像和博物馆……”袁可嘉来到了彭斯出生地，走进了“彭斯茅屋”，这是一座以草篷为顶的三间开房子，陈列着当年诗人使用的马厩，做奶



凌寒留香

水贵仙 摄

跟着咕咚去健身

鲍静静

直在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回头看了一眼莉，她正赶上来了，陪我走了几步，就超越过去了。眼看追赶无望，我想徒步行走，咕咚像及时雨一样鼓励我：你已经跑了2000米，用时12分多一点。

从2000米到3000米这一段，我跑得最累，呼吸急促，心跳得非常快。我开始自责：为什么那么贪心选择5000米呢？3000米已经是我的极限了。琴与莉选择5000米，是因为她们平时都在跑步或快走。我放弃健身那么久了，如此冒进实在不自量力。这时咕咚提醒我4000米到了，用时28分钟。忽然想起莉平时每1000米走7分钟，5000米“关进”没问题。那具体“关进”的标准是多少？如果是35分钟，那我还剩7分钟。怎么这么

尴尬啊？偏偏卡在这个点上。

跑程往返，跑得最快的同事迎面而来，不时向我招手，琴和莉也过来了，她们齐声鼓励我：距离终点没有几百米了，坚持下去！这时我的腿与呼吸仿佛已经不属于我了，时间变得如此漫长……这时，最动听的声音又出现了，咕咚提醒说已经跑了5000米，用时36分多。按下暂停键，显示里程为5070米，用时37分多。

缓步很久，才回到大本营。工会老师说，男教师5000米的达标时间是45分钟，女教师为55分钟。天哪，即便是男教师，我也过关了！我用咕咚把成绩分享到群里，发现跑得最快的那一拨同事，并没有比我快多少，原来在他们往返拐弯的地方，我选择了继续前

行。

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文里说，他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他说，才华、注意力、耐力是作家需要的三个重要资质。确实，成为一名优秀作家，谁不是经过漫长的写作过程呢？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用了六年；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麦家写作11年退稿17次，才成就了《解密》。人生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村上春树还说，一个写作者经常会在文字里接触人性的黑暗，他需要在另一个人生的模式里汲取内心的力量，而长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我从这次迎春长跑活动中又感悟到了什么？是《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女主一样的感悟吗？……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在集体的洪流里汲取力量，正如琴与莉给予我的建议与加油。

第二天、第三天，我又用咕咚在跑步机上跑了5000米，连续三天我的跑程记录显示为15.12公里，获得初级跑者三星的称号。这个虎年，就跟着咕咚去健身吧，让自己生龙活虎！

谓刻骨铭心。

在田洋湖小学任教时，“动生”又是另一番滋味。该校学生来自散落的六七个村庄，步行，近的需要十几分钟，远的则要三四十分钟。我于清晨或晚上，时常在各个村庄间穿梭。为了动员一名奚姓女生读书，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点也不为过。

父母不让她上学，经济困难是一方面，重男轻女也是重要原因。我不厌其烦地上门，苦口婆心地说服，慷慨解囊地帮助。我的热忱终于感动了她父母。在一个寒风凛冽、白雪皑皑的早晨，我踩着一尺多深积雪，赶往她家，将她背在身上，再踏着重雪，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学校。虽步履维艰，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功到自然成，哪能不高兴？

如今，教师再也没有“动生”任务，学校也不再有“入学率”“普及率”的达标考核。“择校”一词，却成为千家万户的心语。只要无学区限制，不管是谁，都想把自家孩子送到理想学校。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汇，从“动生”到“择校”，反映出寻常百姓养育子女教育理念的变化，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

花楼殿坐落在老城关东门外，里头供奉着金主爷，据说历史上是位有名的文官。大凡老底子宁海人，都会记得老城关里的三座古戏台，一座是城隍庙古戏台，一座是杨柳村金家祠堂的古戏台，还有一座便是花楼殿里的那座古戏台。

古戏台建在花楼殿的南面，在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这个古戏台便成了东门人的文化活动中心。那时，桃源桥以东至蔡家巷、道义坊、一善巷、袁家墙弄的很长一段坊，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一处摊贩，唯一撑得开场面的便是坐落在一善巷和袁家墙弄之间的花楼殿古戏台。号称宁海东门“袁”“王”“黄”三大姓氏的族人，居住在古戏台周围，袁姓族人主要居住在戏台的东南面，王姓族人主要居住在戏台以西至道义坊以东的区域面，黄姓族人主要集中在戏台北面。那个年代，宁海人只要一提起东门角“袁王黄”就会想起花楼殿，说起花楼殿，就会讲起这座古戏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我在地处花楼殿古戏台南面的城东小学读书，几乎每天要从戏台旁的一善巷经过。同班同学大都来自东门“袁王黄”，尤以王姓居多，王姓辈分排列是“熙、朝、宪、万、邦”，我班里名字带宪带万的好像就有六七位，校友，那就不计其数了。逢年过节，四时八节，是东门角最热闹的时光。当年，街头巷尾没有路灯，寻人家也没有电灯，夜晚，只有两盏“汽油灯”高高地悬挂在戏台横梁上，将戏台周围照得如同白昼。锣鼓还没敲响，众多的货郎担、香烟摊、水果摊、豆腐脑摊，早早地集结在戏台周围，卖番薯糖的，卖海蛎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记忆中，当年的戏班演员，由东门角的花楼村、白石村、东镇村、桃源村、杨柳村的农民活跃分子组成。那时候，东门各村庄稼挨在一起，左邻右舍，互相照应，情如一家。后场乐队，最多时也只是四人。我记得当时乐队中拉胡琴的是杨柳村的华再模，敲锣鼓的是花楼村的袁金山。前台演员的组成则是五花八门，只要你有某一表演特长或特技，就可以成为戏班演员。比如我同班同学王万峰的父亲，嗓子条件好，但做功不怎么样，有一次饰演《借东风》剧中的诸葛亮，一亮嗓子，就赢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但在走台步时，动作始终不协调：左手甩长袖左脚同时摆动，右手甩长袖右脚一起迈开。台下观众大喊：“走错类，走错类！台步勿是这样走咯……”一时间，掌声、笑声不断，现在想来，煞是有趣。

戏班里当然不乏唱功和做功都好的演员，如花楼村的袁和望，从小爱好耍棍棒，模仿孙悟空最是像模像样。桃源村“陈家三台”的陈台喻，做老生很有名气，长胡须一捋，眼睛一瞪，台步走得有板有眼。花楼村的袁吕望，即兴表演是他的拿手好戏，上台演出入戏时，就在台上脱光上衣，赤膊上阵。打

起拳来，有时像喝醉酒，有时像挑扁担，他美其名曰“老酒拳”和“扁担拳”。他的翻跟斗和狮子叠叠最受观众欢迎，演到高潮处，台下观众纷纷把手中香烟、糖果抛向戏台，以示赞赏。此时，总会引得一一大群小孩争先恐后爬上戏台争抢香烟和糖果，台上台下热闹非凡。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度过了一个个难忘夜晚。

“花楼殿”做戏，要说最有名气的演员，非“三北旦”莫属。“三北旦”不但唱功好，做功和武功也了得，既能演生又能演旦，称得上宁海的“梅兰芳”。他原籍慈溪县三北乡，花楼村为了引进人才，安置他在村中居住，并让他入了花楼村的户口。由于他演技出色，东门人早已忘却他的真名实姓，一直亲热地叫他“三北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宁海，称得上富饶之地，很多慈溪人喜欢到宁海安家落户。直至后来，力洋前

横的红卫村，一市越溪的慈周村，都是原籍慈溪三北棉农组成的。他们围海塘造田，建茅房居住，为宁海农村带来种棉花、种蔬菜的技术。

记忆中，每当“三北旦”上台演出，花楼殿戏台就会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一天上午，我到学校上课，东门花楼殿的同学对我说：“昨天夜里花楼殿做戏时，戏台柱梁上爬满了吊死鬼，红眼绿头发，舌头一直拖到戏台上，我们都吓死了！”听了这话，我被吓得汗毛竖起，头皮发麻，夜自修后，都不敢走一善巷抄近路回家，而是绕道走

东镇村的方邱墙弄或者白石村的“毛兔场”方向。后来，我才从大人人口中得知，那不是鬼，而是花楼殿戏台出演《三上吊》剧目，台上柱梁上爬着扮演妖魔鬼怪的演员，“三北旦”嘴上含煤油，点火口喷火焰，大战鬼魂。由于演得太逼真，一段时间里，这竟成了我童年的一个噩梦。

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是花楼殿古戏台旁的一处后花园。当年在戏台南面约50米，有一处占地10多亩、取名为“齐物园”的大花园。园内小桥流水，假山竹林，百花争艳，雅致别有洞天。这是东门王姓家族的私家庭院，由康有为亲笔题写的“齐物园”匾额，高高地悬挂在花园大门口。花园主人王志齐，系中央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王志齐与康有为相识相处。

当年的“齐物园”毗邻东门花楼殿古戏台，相辅相成，成了宁海东门角的一大景观。可惜的是，后来，这座戏楼和“齐物园”都被历史的洪流一卷而去。

我久居宁波，今年回宁海时，去逛了逛城隍庙。城隍庙也有一座古戏台。当我站在城隍庙古戏台前，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座“花楼殿”。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此景此情，感慨不已。

徐自读

花楼殿

□诗歌

两只瓷碗

塔山野佬

两只瓷碗
并排放在桌上
像一对孪生兄弟
碗形、纹饰一摸一样
一只空着，另一只也空着

看不出什么异样

或许同等优质的品相各自都充满自信
迎接良性的竞争
或许在比较着耐性和城府
按捺着汹涌的暗劲
蓄势待发

也有可能这只是旁观者的想象与揣测
而这两只瓷碗根本不在乎盛什么，盛多少
被谁捧着
它们只是要求
始终能保持碗应该的样子

尘埃换了一批批而浑然不觉。
鸟在夕阳中
隐失。黄昏之星又扑向清冷的夜空。
月在孤高处
拍打江水的隐痛。你却记不起自己是谁。
——而今，换了人间
你穿一件青色新长衫，头戴竹笠
在黎明的拂晓中
在中山大道的路边来个禅坐
屏息吐纳
等脸上也洒满黄金般的日光时
这一笑，使你竟忘了是此城最年长的一个老者……

天宁塔

王大方

很早之前，似乎没有头颅的一个躯体常年被枯藤和丛生荒草缠牢，动弹不得。或装聋作哑似地被渣滓碎屑以及掷过来的废弃物隐没得仿佛陷入深睡。风的狂吹雨夜的漫漫